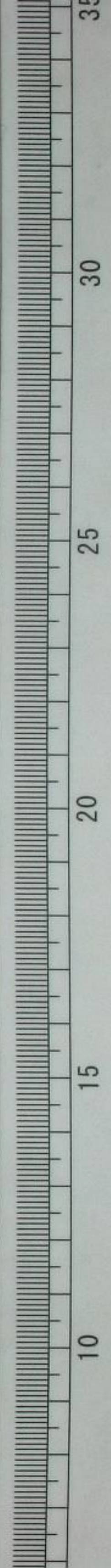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43
2



文庫 11
D 143
2

屈騷心印卷之二

太末夏大霖用雨氏疏註

胞弟 大贊則參氏

大襄克成氏

同奉

嚴陵毛雲孫謨遠氏

同里方象琨瑤玉氏

受業余景濂漢章氏較閱

男 景頤慕川氏閱梓

九歌

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間其俗信
鬼而好祀其祀必使巫覡作樂歌舞以娛神變荆陋俗詞
既鄙俚而其陰陽神鬼之間又或不能無褻慢荒淫之雜
原既放逐見而感之故頗為更定其詞去其泰甚而又因

屈騷心印

卷二

一本堂

柳田泉文庫

48-11843
010190553421

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愛國春戀不忘之意是以其言雖若不能無嫌於燕昵而君子反有取焉右王逸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能忘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尤足以見其懇切之意舊說失之今悉更定右朱晦翁

愚按王逸叔之甘從鄙俚牽強附會為此蹇吃不順之辭可以無譏然因之亂人心目致蔽後世之聰明則不能無恨矣朱晦翁志在六經終老未能卒業若陶集屈疑不過偶披之筆有不暇深究易稿者然篇首數言思已過半知舊說之失矣但謂諸篇皆以事神不答概之是知為未暇深核者也偶有提揭後人雜集之耳予今為九歌一十一篇總叙曰篇目之陰陽鬼神皆託比之寓言也合一十一篇總名為九歌原是一篇朱子原本右文詞而左篇目如首東皇太一誠致而神歎比君明臣良虞廷喜起之象也次君曰雲中則受蔽者矣誠致而神不歎比君之昏蔽致太息勞心似三仁憂國之時矣先舉一明一昏以為鑑乃全文總貫也次落入本題皆楚國之神湘君比懷王湘夫人比鄭袖也湘君夫婦何以比王曰君貴陽明惟婦言是聽是亦女婦矣君夫人者寡小君也比鄭為顯不行夷猶比渚耶七何異雲中之舉乎遣下女而不得至將以遺遠者亦已焉矣不得已則猶有告天令可委棄乎民若可不

念乎夫秉彛物則此有生之理人之大司命也愛養休息此君人之道民之少司命也顧明命全而受者全而歸動與天遊乃不負大司命矣念民若則是非不回信賢有卒日加祿濯以秉太阿乃不愧乎少司命矣能如是此惟明也與日齊光為賦東君可也如不厥厥惟濁也下流惡歸為賦河伯可也君至於濁而世有人道也哉姦回罔顧山鬼類耳使鬼若人揚揚得志將人入山不得見天至於此時謂君當思我猶未必然我枉思君亦復何濟所可悲者內治不修外侮日至乃驅武勇之良民効死於鋒鏑哀哀國殤可勝弔哉念當此時荷得禮魂於牖下是全要領亦云慶矣此九歌寓言託比之大意如此其諸篇辭意轉接前後相生各詳小註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將鳴兮琳琅

珥音餌璆音求

穆敬也愉承歡意上皇謂東皇撫循也珥劍鑾也言執劍操其柄璆皆玉聲琳琅美玉名猶言佩玉進退抑揚玉璆鳴也○按此意劍以利器比才玉以圭璋比德才足有執德音孔昭賢大臣也

瑶席兮玉瑱蓋將把兮群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

瑱與

瑱美玉也瑱歷也席神之座鋪設貴重皆用玉也盍何不也把執持群芳花草之芳美者供設於席前神享所統收如把之也看蒸國語燕有肴蒸肴骨體蒸進也藉置物使穩易藉用白茅聚周禮四飲之一蕙蘭桂椒皆取其香進之饌奠之酒皆芳香也。按此意瑱席句大寶之君位群芳比百爾之臣工蒸肴奠酒莫不芳香則獻可而替否也藉有鞏固意易翼曰荷措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告之有同此意也

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狡服。芳菲菲兮滿堂。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揚舉也枹擊鼓槌也拊擊也疏布也節聲歌之節竿笙類三十六簧瑟琴類二十五絃偃蹇美盛貌狡好也服衣飾也靈非芳貌五音宮商角徵羽紛盛意繁多也君謂東皇古者用巫以降神神附於巫之體故言狡服乃見於巫身者言作樂以愉上皇皇降而發揚昭明有契於五音而安樂也。按此意王者治定功成比德象功而作樂清廟明堂皆用之而上下休和之象胥在焉本文蓋即以此也緩節安歌見雍容寬裕五音繁會喜從符不姦則比而又比焉

附會

右東皇太一 蕭說太一天之神神祠在楚東以醜東帝故

帝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淮南子曰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愚按太一之佐曰五帝則太一不同於五帝矣東帝乃五帝之一則東皇更非太一矣考星圖太一星在紫微垣口之南右樞之前天之星座豈祠而祀者東皇既不得紊為太一太一又非祀神則謂之皆借意之寓言可也東皇青帝於時為春於德為仁言仁德也中宮天極五星一星明者太一之座主帝王則太一者言帝王也是東皇太一乃仁德帝王之謂特隱語耳朱晦翁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說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霖讀此評故謂夫子偶披而思已過半者也今得舉其全文而想見其所以比夫子可作必樂而教我矣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蜷兮既智。爛昭昭兮未央。

英叶音央

靈神之靈也無聲臭者神也其體也一降於巫為感而應則靈也神之靈也楚人因名巫為靈連蜷長曲貌畧降此也爛光也昭昭明也言巫潔體正衣以祈神降神降之靈炫赫昭明也。比意言君無蔽時雖秉質不無回曲而誠以感之初無不明也

騫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翺遊兮周章

騫詞也言致祝頌也憺安也壽猶嵩祝宮所居之宮日月齊光頌聖明也龍駕帝服猶易言乘龍位登九五翺遊周章言遊周天下猶易言中正以觀天下也比君果明王業可以徐圖反照下文橫四海意此享神之詞實為頌聖之詞最顯然者夫降神於此反視其翺遊周章更屬無謂即此便知意在君身上說

靈皇皇兮既降焱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

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憊憊

降叶音虹焱音標

皇皇光大美盛貌焱去疾貌按此神降未及如前篇之有蒸奠酒奏樂安歌焱然不享而竟去雲中舊說有神飲食既飽而去之言於本文為添設且神既享而去亦其應然有何太息令人勞心目冀州字須尋着落考廣輿冀州在七國時燕韓趙魏也即連橫之橫覽有餘猶言一手制之力有餘也與橫四海俱言君之侈心無窮極也焉窮者代計其侈心必無有窮極太息者嘆眼前之非勞心者憂將來之局通篇之意言君之初鑒吾誠而降心於我也令吾須視聖明將謂有可觀天下之勢詎知以皇皇之盛明焱然遠去自入於雲霧昏蔽之中心之侈也謂

力制候邦有餘不必從親且將橫一四海以若所為蓋有思之太息莫知後圖矣意最明顯恭借題寫意之文末二句虛縮住法意已逆下篇

右雲中君

舊說雲神也亦見漢書郊祀志愚按本文焱遠舉兮雲中則遠舉者君也不得以雲中謂即

君也若直曰雲神則題如河伯山鬼曰雲君而可矣其稱中何也古人文字謹嚴無此泛字即此以觀不必問君為何神但入雲中則通體蒙蔽亦聊以狀受蔽之君而已矣且郊祀志帝王之典可為沅湘之濞祀哉

若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

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

要漢書作

幼於笑反眇與妙同來叶思讀力之反音離思叶新齋反

君謂湘君夷平夷猶猶豫中洲水中沙埠湘君山在洞庭湖中有湘君祠美要眇句生質美好宜加修飾也沛行來貌無波安流言所乘舟穩不致波濤之險也參差洞簫其管不齊貌言君何不行於平夷之道而猶豫不決乎足如蹇如艱行有誰留君而阻滯於中洲乎君年少質美宜勤修飾何不肯來而乘吾所乘之芳舟乎吾舟甚安穩不畏風波能令沅湘之無波使江水

之安流也者則欲求安莫若乘吾之舟矣何我望君來乘而竟不來乎君吹參差不齊之音如別有所思果誰繫君之意而思之乎比意承前篇勞心來謂勞心再計惟有仍望吾君降心以圖安穩耳奈君不來圖安反惑於參差之意比棄忠而信諛也若謂是詞章是豈可襄湘君者令中使披頰可也

駕飛龍兮北征。遭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涉

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拍一作柏乃傳寫之訛並音搏搏音團

拍聚結也薜荔援牆壁密結而生故曰搏壁也綢縛束也橈船小楫也涉陽江碕名極遠也浦水涯也揚靈揚其光靈若所謂神馳也言神不但不降以南來抑且背馳而北去我心願從君奈遭吾行之路阻於洞庭之南而不得進我有芳香結縛於此我有芳舟空泊於此從君無路惟翹望耳身在前以比望而目前之阻涉陽之浦既遠大江又橫絕之魁七神馳飛揚不附於身矣此寓君不察情身放江南而望君不置之極思也

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

潺湲流不斷貌徘徊側隱痛不得安意言我瞻望神馳此情不得到極頭處直致君所之左右侍女見者亦能察吾之情念戀而

與悼嘆而我能不悲乎則吾有自傷而流涕不已思君而隱痛無定耳此申言望君不能感格之悲也

桂權兮蘭櫂。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

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權直教反 權音曳

比而又比也文以求神比求君此又以他事之違心比此事之違心也權楫也櫂船旁板也斲斫也冰凍則舟楫不得進斲去冰而雪又積是斲冰徒勞終不得進薜荔陸生求於水中必不得芙蓉謂荷花本水生求於木亦必不得婚姻事男女家心不肯向媒妁枉求無益結交朋友非恩義深者泛泛之交必易絕上節寫到流涕隱痛是無復奈何更無言可說了使心斷者亦使無言矣惟心不能斷者必於十愁萬結中想到前古後今人情物理生出話來推開又說乃極悲痛之至誠所流露也

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予以不閒。音淺

與而比也瀨湍也應桂舟湍淺則遭道不能進矣龍飛應北征翩翩飛疾則後追不能及矣吾以忠上交今不盡吾忠能不怨長君與吾約信今不踐此信用托辭相拒此非媒徒勞恩輕絕之謂乎此節又閣說寫到此心不得不斷矣曳權相求者亦不

得不
止矣

鼉騁驚兮江臯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下音

鼉同朝驚奔馳也弭按也止住也次舍也周旋繞也不進求君便可舍舟退而自駕可獨乘馬朝騁江臯夕則弭節北渚不到江北此斷絕之辭也鳥次二句獨居無聊之况而字法中有憂謔不測之虞瞻鳥爰止於誰之屋鳥次屋上之意也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水周堂下之意也忽舍舟而乘馬則其言舟有濟川作楫之比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柱若將以遺兮下女時

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玦音決澧音里

玦如環而有缺左傳金寒玦離古逐臣待命於境賜環則反賜玦則絕玦君賜也捐玦江中示不願離絕也佩已芳也遺佩澧浦示將靖獻之意采芳杜若示益加修之意女應前太息之女所意不得致於君而致遺君之侍女望其導此意也然當為余太息時未及遺之至此時計及則又晚矣故云時不可再得道適容與且待後時相有可遺之下女也此乃藕斷而絲不斷之意生起湘夫人篇

右湘君

舊說娥皇也。按廣輿記洞庭湖中有君山上有一

湘夫人為楚境之神其他在天在馬九歌神鬼惟此與叙以為比懷王之陰柔者以原放沉湘之間九疑之麓在洞庭南楚都鄂在大江北洞庭納沅湘汨羅諸水北流而入大江今屈原於放所北望以企其君則君山正當目前之嶂有望却而勿極者則就湘君以此君亦情有當然者而篇中則言駕飛龍北征望沅陽極浦橫大江揚靈又揚靈兮未極乃明指鄂都望鄂都又望不到鄂都皆目前情之宛然以翹企其君者以湘君命篇特眼前借境一虛影耳又何必計其為陽神為女神而慮所比之不倫哉今認定此意置湘女之虛影則為孤豈戀闕依依不舍之至文一泥湘君便令人有不忍讀者靈均何罪生以忠而見謫死以文而見誣千古之下不能不痛恨於王逸之附會也朱晦翁曰此皆以萬忠愛於君之意而舊說之失為尤甚今皆正之霖以為猶有未盡正者今更正之知夫子之許也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

下音

屈騷心印

卷二

六

一本堂

帝子謂夫人耶翁目微睇也心輕其人視之不入目謂之眇視
即目之眇眇已知輕予則情必不蒙察故使予愁秋風起而波
翻葉落固時景之興句實比句也謂即夫人之冷眼眇視便是
一派秋風殺氣能使平水與波百卉零落者也○意以湘夫人
比鄭袖也前篇思遺下女與波百卉零落者情以境回若心若
此篇又謂比君則意既嫌其重復而上篇之賄下女而此篇之
賄遠者文章俱無分別去路矣且當時黨人之能恨其君實由
鄭袖之庇黨人使鄭袖同心不庇黨人則挽回君心亦易易耳
故離騷有求女之言而九歌亦不能不致望於夫人也讀書論
世即其情事之實有証其應發之文詞固非妄以誣古人也

登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習何爲兮木上

蘋音煩張音帳習音增○一無登字一佳下有入字一與佳
人兮期夕張一無二何字皆非是森曰佳期不必言佳人解
亦非

蘋草秋生乃不畏秋風者佳期即離騷黃昏爲期中道改路意
蓋述君先會期我好商確與密勿也鳥萃蘋中乃自陷其身於
非地之比習爲木上乃背理貪求於無得之喻二何字蓋身不
與期而所與期者其謀皆不佳也以時事測諸意散從絕齊而
與素猶鳥萃蘋中貪秦商於之地六百里猶習爲木上言登於
不畏秋風之地而長望者以會許我有黃昏之期而願與此良

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不敢言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沅水名公子謂湘夫人思則休戚相闕而欲言不敢言者言之
無益徒得罪也思不能釋言不得達國步日下心如蠅集成荒
忽矣不知不覺頰上翹首君恩萬里不得瞻依但見江流阻隔
目前而已寫到極處切處沉有芷句是與中比芷蘭原以自况
身在沅澧之間觀流水是寫景而觀其潺湲
趨下景中又有無限之情此節小束上節

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麋似鹿而大外獸不可令之入庭入庭則不祥蛟龍屬蛟龍不
可離淵離淵則遇害何爲乎縱不祥之入爲冒害之行朝發江
皋夕至西澨絕無思患之防此誰與君期而乃有此行也按時
事此應指張儀至楚及王入武關事余馬余字如春秋於魯稱
我親詞也

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

荷上一有
一本堂

以字蓋叶居
又反音既

佳人謂夫人愚按此上文極言諸事皆失計而此追叙佳人先
曾見召之初計也言向也諸失未行之先曾蒙佳人召予矣予
聞召急駕即與召者偕行謂較之必不可向水裔而一至西漆
也吾楚本澤國但於澤國作萬全之計而後可當處蛟宮於水
中築室恐其露而為所窺也則於上種荷而葺荷以蓋之則外
不得而窺矣蛟在水中築室且然而可近水裔乎○讀書必看
前後如本文脫却上文便百病叢生矣說佳人召予無來歷一
也水中非築室之所太荒唐唐二也期佳人築室水中有何意思
謬妄無禮三也種種
說不去處豈成文章

蓀壁兮紫壇。菊芳椒兮成堂。桂棟兮蘭檠。辛夷楣兮葑房。罔薜荔
兮為帷。擗蕙櫨兮既張。白玉兮為鎮。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
繚之兮杜衡。
壇音善。菊古播字。檠音老。楣音眉。葑音約。罔與網
同。擗一作辟。音覓。櫨音綿。鎮同。瑱音了。
紫紫貝也。壇中庭也。罔布也。蘭木蘭也。檠椽也。辛夷木筆花也。
楣橫枋也。葑白芷菜也。罔結也。帷帳幕也。擗手分折也。櫨聯合
之也。鎮壓坐席也。疏布陳也。繚束縛也。皆言築室之事。以比為
君樹國之固也。壁壇成堂立基之繩。紀檠房。幃畢張之庶務。

白玉為瑱斯有主葺繚周密則完固然群材畢集缺一不可選
必良材方中繩墨其間一字一句皆舉象以示象之所示者深
盡意者讀者自可意推

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

廡音武疑又
作疑迎去聲

馨香之遠聞者廡堂下周屋也。百草總上節衆芳。芳馨申言百
草之香實庭則內不空虛。香實建於廡門之內。馨自聞於戶外
所期之佳規畫當如此。胡為平為水裔之行耶。無如召予謀之
又不信而行之。九疑之紛紛者不一其輩。並為一黨。雲擁霧蔽
俱為擁靈來矣。吾
如空期焉何哉

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澧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
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容與。

褋音牒者叶
音渚又音覩

袂衣袖前。捐袂思環也。此投袂言去也。褋褌襦切。體衣也。捐袂
入江中。遺切身所被服。留記與後人也。亦從彭咸之言也。此奉
杜若願後有人亦知芳之當攀也。遠者謂後人也。後人至久遠
終能知我山我今日有以遺之也。時不驟得。嘆近時好修之無

人也此道遙容與自反無愧怍也與前篇詞同意異只在字法轉移不詳字義遂致混同愚謂使我為文必不肯混同而謂古人為之乎

右湘夫人

女英也亦堯女舜次妃韓子以為娥皇正妃故稱君女英自宜降稱夫人。愚以此鄭袖意詳

註首節其通篇行文却止一首節謂夫人。愚以此鄭袖意詳以後便都是追叙前事言君期我密計何為散從而連橫絕齊而貪地此最初之失計也我驟見疏欲言不敢徒有遠望而已何至一失而再失願得張儀而自引外欲入庭旋致王入武關作蛟龍離淵之舉卒以客死於秦此失計之大為可慟者也此時予豈未言疏後仍蒙召用使齊亟歸而諫請殺張儀勸王無行蓋謂經國自有當然正道根基立百度張主宰定凡此總需良材効用實其內而聲振外有如築室然者豈料黨人紛紛擁蔽夫人夫人向之麋鹿縱矣蛟龍去而及於害矣惟黨人之故夫非夫人之故歟則吾有從彭咸於江中留後人之憑吊耳篇中一氣卷舒如此至九疑句乃歸咎於夫夫人與首節照應文章何等光明乃日不無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

從凍

東從

此篇諸解互異愚但翻覆白文據題之大司命以解之首句言天道之廣生也吾者槩謂吾人也乘者吾人之所乘也玄雲者氤氳之水氣也令使司命使也風者陽之先施者也雨謂天一之生地六之成者也灑塵者得一以清寧也皆借此字法而寓言此吾人先天之氣化形氣之初疑皆司命為之主宰形氣賦而理亦寓焉者也。題是大司命目應從司命之源說起

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

君謂司命迴翔謂二氣氤氳融結也下人降生也言司命之氣化融結成形以降生也踰追踪意空桑伊尹所降生言須踰空桑以從伊尹乃為從司命而不負降生也九州總生人而言也壽夭修短之命盡人所同若予則以如伊尹為不負司命壽夭之命不以為命也此後

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

坑音

高勿卑下極高明也安勿造作順以正也乘清氣則進乎高明矣御陰陽則順乎屈伸矣司命操屈伸往來之理推遷甚速吾

出強心口

卷二

九

一本堂

以高與安者通乎屈伸往來之理不以壽夭為命是吾與司命齊速也九坑猶九泉死歸之地與司命之理通則死歸九坑而此理在天地之間常存不泯是吾尊司命之道同歸也此原始要終全而歸之也

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為

靈不同乎頑玉自然寶貴被則威儀之象陸離乃光輝發越壹陰壹陽則動靜不失時屈伸皆順理言全乎賦命之理者其所佩服皆莊嚴貴重以立體其事為皆合乎陰陽以利用不同流俗衆又烏知予哉此合上二節而申言之皆靈均自謂也

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寢近兮愈疏

折音哲華音

此節遙接相夫人篇上二句接遺遠者下二句接兩期不信隨手引起愁人空願神逝少司命篇矣文章出落之奇至此其猶龍乎疏麻神麻也花白如瑤服之長壽離居不合於君不借於俗與原類者疏麻大司命之神物遺之所以不朽非謂九州之壽夭也若九州所同之壽夭則老而必極故須及時立業予已老矣引予寢近之恐晚况一疏再疏乎

乘龍兮麟麟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天叶鐵因反

此言今日之事業已定無可復追若君臣離合之故亦已如此愁人亦奈之何哉豈知予所愁者若僅若今之環予不愁矣誠恐無所抵止而心願其常保若今再無虧損耳若予一身之通塞則人之司命有一定之當然者予又何以君臣離合之故為哉予愁

愁人兮奈何願若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

此言今日之事業已定無可復追若君臣離合之故亦已如此愁人亦奈之何哉豈知予所愁者若僅若今之環予不愁矣誠恐無所抵止而心願其常保若今再無虧損耳若予一身之通塞則人之司命有一定之當然者予又何以君臣離合之故為哉予愁

右大司命舊註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星傳曰命故有兩司命。愚按星傳司命則有二大小則無分此以大小言之者靈均別有意也就本文以求之此開口說天是謂上天賦畀之司命下篇都說人之離合全與天星造化之司命無涉予故曰大司命言天之離合全與天星民司命也惟天為大君對天其稱小固宜也予謂此篇為原自謂者即看離騷章法每說到絕處必自白一段此章法亦猶彼也愚敢昧昧妄用吾意見

穠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

有美子孫何以兮愁苦

秋 龜司

麋蕪即芎藭其葉倍香羅生並列生也襲掩及也此段夫人二句諸解互殊上下行文神理俱不能順愚按本傳懷王客死襄王立國人咎子蘭襄王能不一念原之諫乎則目成之言應指襄王之動念也子蘭聞之大怒使上官短原王怒乃遷之則可想襄王非上官再諛則不怒也必使上官再諛可知慮襄之用原也則此篇寓意屬襄王文之神理乃得而順矣意承上篇愁人奈何二句來言欲得若今無虧斷不可棄衆芳由今觀之芳香未遠秋蘭蕪蕪羅生堂下色香相襲曾遠乎哉夫人之事壞在美子能幹盡若夫人兮而自有美子則爾何用愈思愁人以自苦耶則夫人乃指懷王孫乃自指

蘼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葢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

此緊接上文一氣滾說且滿堂芳中其尤者秋蘭青香正茂也綠葉紫葢色又殊也此美子也於滿堂美人之中若以余為秋蘭也者雖未出諸口而心傳於目獨垂注盼欲相與有成焉果何用愁苦其虧也哉此二節乃下文之反觀亦懷死襄立其心中目中應有之情事故文亦揣度聲口

又不言兮出不辭乘回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

新相知

乘回風自多旋轉載雲旗自多擁蔽其字法多如此言以目成非實成也須司命明言乃成耳何以余入而不言余出亦無辭是實無定向乘回風也礙於侍從而言不發載雲旗也是悲莫悲兮生別離余實當之樂莫樂兮新相知余何冀乎新相知句字法意在新若可見若二句是足上二句意當樂句在前此反以悲句在前者悲句是念舊樂句是望新明其本望如此仍起下誰須與沐髮不改冀望之心非足上句而絕望也細珠之自得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

帶叶 音帝

言荷衣蕙帶此君之狀貌詳以上以為美子者也忽獨與余目成幸君儵而來矣乘回風而駕雲旗何忽而逝乎夕宿帝郊峻命其不易也君不能無須而雲之際昏然暖然所當君之意而須之者誰乎

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媿人兮未徠臨風悅兮浩歌

女讀汝咸下一有之字池一作沱並叶音陀晞音希媿一作美徠一作來皆同

咸池按星傳五車星中天潢星也又謂天池陽阿日曬之火陵也恍惚失意貌。言余所望於君有新相知之樂者固將與君從頭更新為天池之沐浴務微污之不留為大陵之晞務毫髮之光潔也不謂君阻雲際而不來余更何望哉則有臨風向空祝焉失志為此浩嘆之歌而已矣此絕望語

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愆長劍兮擁幼艾。蓀獨宜兮為民

正 旌作於愆音 總正叶音征

孔蓋以孔雀尾為車蓋翠旌以翡翠羽為旌旗王者儀飾撫掃除也彗星光芒如彗出則有除舊布新之象長列太阿之劍王者所乘喻主柄獨操幼艾方生息之民人如越勾踐言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意民正民所取正也言君不徠余不與女沐且晞矣然猶願君勿為雲際之須而獨斷也孔蓋翠旌儼然可命之貴高登九天撫彗星以行除舊布新之事愆長劍不假威柄於他人且與民休息生聚教訓以擁幼艾是君誠不愧於司命之職而獨宜為民之主宰矣

右少司命

說見前篇。愚按屈子思慕其君而無一言及相知曰沐曰晞髮曰撫彗星擁幼艾皆新若初立屈子冀望除舊布新休息生聚字法下東君篇亦以王明受福之

義為新 君告耳

暎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暎音吞收從 日明叶音芒

暎溫和而明盛也言日之將出於東方其明為曙色暎然其盛矣乎何以見其盛即吾檻在屋中者乃日出遠在扶桑之上已先明照及此矣今吾當速乘馬以迎之俾君之降於我而安驅馬庶昔之昏昏為夜者得轉為皎皎之晝矣此預先虛空摸擬打算語氣揣新君果明則轉移在且晝間耳撫余馬句硬挿得不類之 突便是他的特筆意在須與我同駕也要尋討意旨正在不倫字句中

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

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

上時 掌反

輶車轅也此言日出龍輶乘雷雲旗等字法與日出何干而太息低徊此正須消詳處也一字不輕放過何愁其意不能得蓋其意在新君東君原以託比龍輶君登御之字乘雷是號令威嚴字雲旗是統朝侍從字日惡雲遮君患諛蔽初出獨想其明

見雲雷而不可必信此太息低徊所由起也言將上猶未見新
君設施之謂故下二句以觀者望明之衆心休戚相開不見設
施之美政則都放心不下有倦七之意爲新君勉之也言東君
出矣駕龍駟而乘雷威令其尊焉載雲旗而委蛇侍從其多且
從容焉是良可慶幸者也然余以夜望明之心甚急見委蛇焉
不能不太息也陰雨之慮久懸見雲雷焉不能不低徊也是以
於將上時望之切而慮之深能勿瞻顧而回首矣乎且愁夜而
望日不獨予也想見日出之曉聲曙色甚欣欣以娛人乃雷雲
之並駕觀者能釋然以歸乎
是願開霽庶自慰也

絃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篴。鳴鸞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嫗。翔飛兮翠
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
絃音更平聲。鸞篴同音池。妙音戶。翻

絃惡張也。交鼓對擊也。簫鐘與簫聲相應之鐘也。靈瑟鐘磬之
木以瑤玉爲飾也。鸞竿樂器。靈保神巫也。翔翥飛輕揚之貌。翠
鳥名。曾舉也。又翥飛也。謂樂工舞者如鳥飛也。展詩陳詩也。以
歌誦也。會舞合舞也。乃佾之人。此二節言作樂娛神。言樂未完
中又硬挿靈保一句。必有意矣。次又言靈則二節成分對矣。言
樂亦不同。此不得而考者。而一言賢嫗。一言蔽日。則判賢否矣。

一音思。一言來。則思者正未來而來者爲自來矣。此二句乃二
節之眼目。判分者卽此而推其樂亦有古樂今樂之分。非驟言
也。言人之所東君其以聲色娛君者。何勿至此哉。絃瑟兮交鼓。簫
鐘兮瑤篴。鳴鸞兮吹竽。此一樂也。思之能以此樂娛君。其賴此
靈保之賢嫗哉。若夫翔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亦自應律而合
節。足以娛君之觀聽。又一樂也。余謂此靈之來也。抑且蔽日。二
樂之奏。君將毋有去取乎。蓋借樂爲喻。
指明賢否。以冀君之毋聽諛受蔽也。

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
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射音石。操平聲。降
十音杭。撰離免反。

青東方正色。白西方正色。東方主生。配德爲仁。西方主殺。配德
爲義。取仁育義正之意。衣裳取佩服意。日出東入西。高作用意。
狼天星名。在井東爲野將。主侵掠。色動主有侵掠。多盜賊。弧矢
亦星名。在狼東南。天弓也。主備盜賊。常用於狼星。張則外兵靖
北斗七星。此取詩不可挹酒漿意。反用之言。酒本不可飲。至此
時可放心飲也。撰持也。杳深也。冥幽也。東行又東升也。言日落
又出也。此節爲君祝也。然言衣裳奇射狼操弧奇卽酌桂漿亦
奇於東君何取爾。若杳冥東行益非所祝而祝駭人聽矣。於此

而益信祝東君者其客意勉其君者其主意也言吾且有為君
祝者先務其內而後可制其外君有當佩服者猶衣裳不可以
去體也仁育為先青雲衣也義正繼之白霓裳也然後可以修
疆場矣有天狼焉疆場之大患也乃當舉長矢以射之天狼既
射而後可反而即安焉酒漿亦可酌焉乃飲至策勳時也夫如
是則願君持轡不行俾共仰高明更待再來之日耳此冷筆輕結謂
冥冥焉復為昏夜欲見高明更待再來之日耳此冷筆輕結謂
襄王之昏也此一句轉起下篇河伯為溷濁不消世界

右東君道告注曰也。愚按日為君象以明為體以明君之
微不詳其字法寓意致林先生有杜撰扭捏者只要得其情理扭

書乃尋章摘句之學不免杜撰扭捏者只要得其情理扭
得來捏得合耳否則

高明拘謹異病同譏

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駮

女讀汝螭本音

丑知反叶音磋

九河解見孟子注衝風對面直衝大風也橫波大風逼起波浪
橫闊我舟也水車車之行於淺水者螭似龍無角而黃龍駕於
水車前螭駮夾左右以為護此與河伯遊以自駕者故言兩龍
易九一義也此節明本心以咨警之辭也言余本心願與君遊

保無患乎余因不肯就深而駕水車飾荷蓋引兩龍駮兩螭以
為固矣而終不勝風波之可駭也吾無寧不與君遊而登陸乎

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

懷叶

心飛揚何言驚魂不定日暮何為君悵悵不遑寧處意望之極
遠神可到而力不能到以助理意寤懷所謂耿耿不寐惟有隱

憂意言吾登陸則竟登崑崙至高之河源四望則險夷之形勢
無不了然見也而顧九河為崑崙之下流風波之險如此使我

心飛揚魂浩蕩而不可收我國蓬蓬願歸乃為君悵悵而自忘
之惟有瞻望於極浦而恨不相及但為耿耿之寤懷而已

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為兮水中

堂叶

愚按此字法是寓意特筆易貫魚以宮人龍故言魚鱗女謁也
詩成是貝錦故言紫貝闕人也藏意於字中援古以見意此字
之法也言伯之安為就下之水居久矣魚鱗為屋以為伯之龍
堂紫貝為闕乃伯臨蒞之朱宮我靈巫輩何為能同居水中乘
險與女遊乎

乘白龍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

文魚花紋小魚生淺水附沙而行渚河邊水匯外有沙洲為護風波不得及處流澌水雪融為漲流之稱易履霜堅冰至言小人之漸此取意言小人之流毒也此節乃設為遷就之詞以求苟安不可得也言我不能從女於風波女或思出險惟有兩遷就耳女乘白龍隨文魚以求河渚吾亦至河渚以與女遊庶風波之險無患乎豈知此處必不容我少立以與君遊冰雪之水驟來則有從茲一別耳此似寄上官再謫王怒而遷之之事也

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比屋為隣狀魚如此屋之密也隨嫁為媵狀魚如媵之送也交手執手見不忍離之意子及美人指河伯身為別客而反言送主人者轉慰之辭也言與子交手兮吾今東行轉送美人兮歸九河之南浦風波滔滔兮以來迎君有魚鱗鱗兮儼然媵予女陷風波我歸魚腹行問言表無限悲涼

右河伯集註言舊說以為馮夷其言荒誕不可稽考今闕

侯邦所不越祭此非汜湘所祀足徵王說之謬矣一說不得於人而求於神不合於境內而求合於境外據此說似

欲引據離騷不知離騷之求神意在說百之之法或以與悟其君非求得於神也離騷用氛巫出境是作臨觀帶御之反觀明其不能以彼易此非求合外境也以定河伯之說泛矣愚亦取騷互證世溷濁而不分世溷濁而不清非所屢言者乎黃河濁流此其所寄意也成濁世者昏君也居濁流者河伯也兩相况也今得其意以認題斯得其辭以分解矣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若有人字法奇妙謂非人也乃自假以為人也人不及察亦以為人豈知其非人直鬼耳若有人之似而已矣只三字意無不包女蘿亦蔓生含睇睇目淫視也子慕予猶言鬼迷人予字泛指言鬼之在山阿固引人也宜寂無形聲乃或假形聲令人惑之以為若有人在山阿者人因察形聲之所在則見有身被薜荔帶繫女蘿者何形之蔓附而固結也及子見予之至也則含睇媚目以盼予又巧笑媚容以親予子誠何心哉亦慕予而為迷惑作此善窈窕之態耳此明山鬼本來面目伎倆如此

乘亦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名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

遺所思

此須端詳芳馨靈均以自託者何以山鬼得有之易翼所謂小
人珠君子之器者也前有從文狸後用遺所思兩字法中而為
黨人之私顯然矣豈謂山鬼哉諷人得志之小像耳豹君子之
文本易狎則何義豹文虎屬狸乃狐屬所從者皆孤群狗黨假
虎威之謂也車旗所以行者被帶所以服者折襲取之意所思
其黨與也言山鬼一朝而得志也則儼然其自以為人也所乘
者赤豹也君子之行色威儀也破石蘭帶杜衡亦儼然若子之章
亦儼然若子之此行色威儀也哉折而襲取者耳其以遺人遺所思
服也然鬼也有此芳馨也哉折而襲取者耳其以遺人遺所思
之鬼類耳此其所以為鬼歟。此篇章法用特筆烹煉若有人
三字後幅亦特筆用山中人三字作一排列山鬼文字寫至此
止以下皆山中人文字也人字看得極重有人之形完備生人
之理而後可以為人空有人形漸滅生人之理則貌
人而心鬼矣詩所謂為鬼為域者也此篇之比意也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

來叶音登

言山鬼之形態伎倆如彼其得志朋比又如此是鬼世界矣余
非其所思余固人也豈能祈鬼乞憐求遇合哉余處於幽篁之
山中受其幽閉終不得覩天日亦鬼世界之必然者若謂余也
走向鬼路上去以求遇合則其路乃幽昧險難非人之可行余

却獨後來起不上也此乃厭薄之冷語以見我必不來非恨獨後來也下節申明此二句

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飄

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字少一飄字今從林本

下叶音戶一無東字朱本黃本有東

靈修兩見離騷靈訓明智修訓善修飾婦悅其夫之稱臣媚其
君之比華猶華表華表君所以榮人者言余所以寧處幽篁而
獨後者意謂鬼既出山吾便入山以自表余之卓然獨立於山
之上耳留我靈修媚茲有待大能不復旦乎豈知世之幽暗抑
若氣運為之雲結不開晝日無光神靈若為之風雨成此幽昧
之鬼世界是終不見天也則留靈修以待媚自忘歸老亦復何
望歲既晏而身老矣豈復有鑒余獨立而華我者乎

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
不得闕

三秀芝草也公子并此下之君意皆直指襄王無所托比矣言
華予之人既無望亦自採芝山中聊以永年可耳然何以處我

之地石磊七然足無立處葛蔓七然步無行處使我而至此者
誰耶鬼耶公子耶使余不能不怨於公子而悵恨公子之不我
歸耳然以我心度公子之心事至今日若於閒時追想
必無不思我而歸我者豈其思我而亦無一閒時耶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陰松柏若思我兮然疑作

余何以度公子之必思我也勿論往事可思即目前亦應思如
山中虛無人而我固表獨立於山中之一人也卓然不援不與
山鬼為伍獨芳者杜若也獨飲者石泉也獨蔭者松柏也其為
芳馨也清潔也節操也若於閒時一省獨不願得此山中人而
用之也耶故知君必思我特方然我而疑之者又作耳。愚按
九歌皆襄王時遷原於江南之所作而江南之遷則子蘭使上
官再謫所致苟非再謫襄之思原情理之必然者故篇中云云
然硬着口絕不一言怨山鬼之實致之者猶孔孟之歸於命歸
於天必不與公伯寮臧氏子之得志此不言天與命而獨怨慕
於公子戀七依依凄然言表信乎怨誹之不亂矣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

徒離憂

狃音又蕭叶音搜雷同雷

填填雷聲冥冥雨聲猿後屬離懼也君之然疑不能自主則亦
不能思我而歸我竟已矣終不見天矣是此陰幽世界雷雨無

時露矣吾處幽篁之中接狃之與居矣風聲木落耳目之前否
塞凋殘之氣象矣我思公子奚俾哉徒懼幽憂以自若耳

右山鬼

集註國語曰木石之怪夔罔兩豈謂是耶林燈曰
如俗所謂山魃也。愚按左傳罔兩象鑄九內是
三代已前即有之然在山林不近人境人所不祀何況
均之時祀典有常淫祀未起湘沅之間曾是有祀乎舊
說詞章之謬明矣明其非詞章而又作詞章解感矣詩有
之為鬼為賊卒不可得刺諛人也靈均亦以山鬼比耳且
此篇之文最明而此篇之計最混語云讀書者要善會白
文愚今撇去一切只會白文順解逐字逐句只認定靈均
身上心上眼裡口裡是現在應有情事依據本傳不放落
空便自然詞旨誣以乞靈山鬼即使另有一篇祭祀山鬼
文字便不是能從彭咸之人我便全騷不必看不必註也
生乎於戰國策王荆公文心知其妙却不肯復讀自知偏
見便是註騷本心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

士爭先

接叶音西前幅俱二句一韻先叶音詢

犀甲以犀皮為體甲車錯轂兩兵交而車輪相挨觸也短兵接
正見車逼須用短兵器交鋒也二句平叙交兵至短兵接便是

屈騷小甲

卷二

十七

一本堂

酣戰苦戰了蔽日若雲此句是單說敵軍陳氣高勢強盛知兵者一望而知不可與戰者也此意露言外蓋特筆也矢交墜乃敵人之矢密如蟬集交加不絕墜我軍前此實形敵人強處士爭先此我之軍士不避其矢爭先以戰敵也按兵法一夫致死則百大每易今我士用命如此何至嚴殺盡乎此特言將士用命如此者正明非將士之罪皆謀國者不度量強弱而自陷吾民驅之於死地也

凌余陣兮躡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靈兩輪兮繫四馬援玉袍兮擊鳴鼓天時對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壘

陣當作陳行音札殪于計反霽一作

埋與埋同馬叶音母袍音乎擊古野字叶音渚凌躡舊作我之士解非此申言敵之強也凌凌壓也敵軍以大勢壓來余陣竟立不住躡躡躡也大勢一踐躡來行伍便蹂躪那怕我士爭先此強弱不敵之顯然者是以左驂者受敵殪死而不得行馬不行則輪如埋而不得動有立以受戮耳然而車中之主將援枹擊鼓以督衆軍之力戰不遂已也此但以左傳靡笄之役卻克傷矢張侯所言一段參看便明白也天時對句又是特筆言此時我軍潰敗陷於敵人殺氣之內一似天昏地

黑其威靈助敵者盛怒者豈知天亦實所懟怨於我而威靈實怒我故索性假手于敵致其威靈殺盡將士隻輪無歸而後埋骨無人盡棄尸於原壘矣內治不修天厭其德意在言下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

前叙國殤之事已畢此追叙其家以見棄原壘之慘也出初出師時也入別家室也言初出時將士義不顧家既不入別其家而告帥之何往及今往者並無一人得反莫問棄於何處其家人縱欲收之但見平原荒忽道路迢迢更從何處得收之乎其承棄也不亦哀哉而國中家人之哀怨又何如哉庚子山句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煙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即此句意舊解但失體認

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

弓叶音經雖一作身

此因家不得收其尸心有所不忍又虛擬其棄原壘之形狀也言此棄原壘之殤者長劍猶帶其身當爭先時亦有奪得秦人之弓而挾之冀歸功者想其既死之形狀如此便可以想其心其身首雖離其敵凱之奮終不悔也一念及此又何忍棄之也耶抑能不為之動念耶秦弓焉為楚有亦特字法

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

為鬼雄

雄音

勇核其生之所行以武謂死可謚以武也終剛強句照心不懲句凌照凌陣來余陣可凌余心不可凌也心不可凌則神而靈其魂魄毅然為鬼之雄長又何疑哉蓋國人棄之而此褒之所以慰也

右國殤

謂楚之死國事者爾雅無主之鬼謂之殤。愚按文為吊國殤意在寤其君其極厲鬼之雄明非戰者之罪也極厲敵之強罪在不量力不度勢者也言天怒謂天厭不修政以虐用其民也言棄原塋之可悲及言雖死不懲所以警惕君心冀知可恤而悔悟也此本意不為揭出則國殤之弔不閑遷客之事何以文為

成禮兮會鼓傳葩兮代舞姘女倡兮容與

成禮謂考終命者家有子孫遵照典禮以行葬祭之事更無缺典此謂之成禮二字提綱餘皆成禮中之事會鼓鼓樂也會多人以治典禮之事事備而祭享中用鼓樂以成禮也下二句即會鼓中事也葩四時之花也四時有享享以時花為供以告時叔之代謝所以致時思之誠也舞即供花也傳代四時之通代而享亦四時相繼代也女倡句又每一時享俱用好女倡以供

時花而祭享此於禮之儀無不備所以為成禮也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此節足上節傳葩代舞意而贊嘆慶幸之以反形國殤之可悲也蘭菊即葩也春舞以蘭秋舞以菊明四時有傳葩代舞之禮也長無絕於終古則年年世世之傳葩代舞矣諺所謂永享千秋者也兵爭之世多棄原塋得成禮者何其幸哉蒼蒼蒸民誰無此願而棄之原塋使不得沒於牖下誰實致之能不為之動念矣乎此皆言外之意也

右禮魂

林註祭善終者。愚按此篇與前篇繫對兩兩相形局法相應中間湘君湘夫人為一偶大小司命為一偶東君河伯為一偶山鬼篇獨奇此第九篇數奇遇陽九之意也而此奇中却以若有人山中人對此人鬼開頭即陰陽消長絳緘之倚伏望否往而泰來意寓乎數矣故以一十一篇而稱九歌言攝陽九之數也此固不必問作者之意然否而讀者得謂其然矣

東君篇狼狐禱註太史公曰秦之疆候在太白占于狐狼射天狼之指明矣

支離可笑

太末夏大霖用雨氏疏註

胞弟 大贊則參氏

大襄克成氏

嚴陵毛雲孫謨遠氏 同參

同里方象琨瑤玉氏

受業余景濂漢章氏較閱

男 景頤慕川氏閱梓

天問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彷徨山澤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及古賢聖惟物行事因書其壁仰而問之以深憤懣楚人哀而惜之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右漢王逸

林西仲曰一部楚辭最難解者莫如天問一篇以其重復
倒置且所引用典實多荒遠無稽故王逸以為題壁之詞
文義不次序而朱晦庵集註闕其疑其所以與在賢臣所
茲細味其言以三代之興亡作骨其所以與在賢臣所
亡在感婦惟其有惑婦所以賢臣被斥諛諂益張云云
愚按天問之文今策問之式也雜舉是非之說以為問要
讀者察其孰是孰非為去取耳註此篇要如射策一般求
其主意之綱領闕其異說之歧趨歸於一理之大同則得
之矣前古聖人以憂世憂民之心開天闢地以奠安斯民
其憂勤致力者無所不用其極故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
奉天時此皇天之所由集命也乃有無知者談天則詆天
說地則誣地語人則誣人傳其所不必傳考其所無可考
極乎理之不可極識乎理之不必識而思與開天之聖人
爭其傳考極識皆亂天下之說也功言竇口何自古之已
多究竟俱無用惟有傳考前王極其理之已然識其理之
當然憂勤無數以集天命立國方永此天問篇之意也首
以傳考極識見聖人憂世之心末以皇天集命明峻命不
易之理中自明明闇闇至曜靈安藏言聖人平天之事也
而中有誣妄之說次不任伯鴻至鳥焉解羽言禹成地之
事也而中有誣妄之說與不可窮究不必窮究之說自禹
力獻功至焉得夫褒烈詳三代興亡之事也中間言女婦
見夫婦人之大倫言祥不足憑言祥不足誅問君之惑亂

不惑亂耳至於人才乃國之幹立賢無方但視湯文如
功罪勿如皇紂視人心之向背知天命之去留可歷考而
知也末以悟過改更望君以悞國告命尹是其本意王逸
謂其書壁情當有之蓋明言規諫久置不省隱言書壁或
過一觀應有此極思也謂見圖畫而書乃因不知其文之
似次妄証之說但書有錯簡六經皆有篇中帝降夷羿連
何以遷之之下餘無不叙次者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問曰性古混沌未開之初却有誰人傳其性古之事道與後人
而後人得以知之彼時之天地傳說者以為上下俱未形此言
亦應有由果何由而得考其是如此既上下未形則晝夜之冥
昭皆未形只是昏闇境界有誰能窮極其時如此也言者謂彼
時只一氣機有天地氤氳浮動惟一馮翼之像後人何以識其
象如此傳考極識四字冒上古多少開天聖人在內見上古聖
人之所以傳考極識便都有敬天勤民無敢厭教怠荒的本願
集註遂往也道言也上下謂天地冥昭晝夜皆暗
言晝夜未分極窮也馮翼天地氤氳浮動之貌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則謂是因後聖之教人有為而追問前聖之何為也易結繩為書契以野處為棟宇服牛乘馬耒耜舟楫六府二事生人之所為也無為所以著有為之功皆開天聖人倫起皆曰無而之有故問之詞本明此條對其問之意謂古聖之勤長如此。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愚按圖書一故陰陽原本化生之理聖人莫不通之乾坤之閣闕元會之推遷制器象以謂民利刑胥以之矣凡所以傳所由考皆聖人極而論之者也何莫非開前覺後為生民哉屈子以此意從頭問起耳陰陽三合何便冒夫婦意陰陽與時為三合成化育之本

圖則九重孰管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此舉黃帝作渾儀堯舜命羲和作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其推步測天能窮極其故而識之精以營度為器田之而七政齊四時成而民得順成歲功功用最大初作之聖人其勤民如此故反其辭以問言璇璣之制謂天有九重其為繫日月星辰之圖則亦用九重此無傳道後無由考從何處窮極而識天之如此此孰為經營而揣度之者且制此有何功用孰使於開闢之初急急焉竭其耳目心思以作之者。愚按天本積氣塊然太虛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當東南何虧

所以有九重之說者以星象測也經星北極為八及天體為九也經星不動日行不及經星而退後每三百六十日退縮一週會於原所因此分天為三百六十度有奇從日分也從經星推測謂經星附天體日行一週日行不及天一度再由是而推月及金水木火土行之遲速各不同乃作渾儀璇璣如天之運行天一圍經星二圍土星三圍木星四圍火星五圍日六圍金星七圍水星八圍月九圍此圍之九重也星繫於圍以各候其行度之疾徐又為黃道之交經而知日月之薄蝕以赤道為中界黃道半赤道之南半赤道之北日行黃道行北道而畫長行南陸而畫短寒暑以此分歲功以此成治授民時此先務也

不更像地形之高下也此帶問一句地形之東南虧似制渾儀者若不知地而不為之像止以平衡何也辭皆反駁而意則正見聖人制作之聰明能不滯於無形有形自以人巧代天工也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限多有誰知其數

此又承上節言渾儀之作其外有八柱以架渾儀而八柱屬於地上若九天外之邊際無八柱則天放何處有八柱柱又屬何處以見天外無跡象可推測者聖人能師心以制作也若地上之限隅有山川之跡象可求而地之東南虧似可因跡象而省之若無能知其數者渾儀止制一平衡焉此何故耶見聖人制一器有務有不務知當務為急也

天何所查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敞出自湯谷次於蒙池自明及晦所行幾里湯宜作賜

此以十二宮分為問查合也言天本是一片有何合縫之處可分乃作者為之分判十二支宮以定二十八宿之屬此焉所考而分之乎自十二分而又定其分野而日月有屬君屬后之占列星指五緯其纏次所見變異之宮陳其應主何國此皆安所憑藉而窮究以識之乎且日之出入麗乎天者從而指其地以為出自湯谷入次蒙池自早至晚定其行度之里數皆何從推

測者也總見聖人制作盡其精微也湯谷即堯典賜谷蒙汜即昧谷也皆以日之出入明晦而名之也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為何而顧菟在腹

此舉莠言亂真一種以為問也夜光月也死謂旁死魄育謂哉生明顧菟謂月中玉兔之說言月是何德既死晦而又生明乎月何利於菟而懷之腹中乎按月晦明之說謂月本無明資日光之照耀而生明朔望茲晦上下盈虛驗於日照之旁正遠近行度理可信而有徵屈子豈未聞此而舉此說以問蓋要人思想其說之無理見在昔之莠言難信以類今之謠人罔極也後文多此類余因以例問中無徵之說直以為誣民之邪說置之不講也

女歧無合夫焉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林註女歧神女無夫配合而生九子乃生人之人種伯強大厲鬼所至傷人惠氣謂和氣也愚按承陰陽三合之問來舉此無本無化之謬說以互証顧菟之謬也言陰陽三合而人生為神伸之變魂遊魄散而人死為鬼歸之化此常理也乃說者謂女歧無夫是無三合焉得舉有九子死謂伯強為癘是誰見伯強在何處而所謂陰陽會合冲和之惠氣以生人物者又安在哉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角宿未旦曜靈焉藏

明叶芒

此節意本總結渾儀之制推測天包地外地在天中一毫不爽而贊之也却故反其辭以為問角宿東方七宿之首指東方也曜靈日也言是何物闔了光而為夜又是何物開出光來而為晝東方未明之時遠太陽之光却藏於何物中耶言外見渾儀之不爽以見聖人之開天道通乎天

右第一支言開天之聖人為生民授時平秩之故竭心推步以測天其憂勤也如此此無所傳無由考以聰明窮極其故而識其所以然者也。攷證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曆象句即渾儀也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乃恐有漸差因而加察之使與天象合也問者其問守法甚明解者皆莫之細察耳

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汨音骨或曰不任之上

汨字尚叶音

汨治也鴻洪水也師衆也尚舉也僉同也課面試也行前往也言鯀之方命比族不可任治水之事四岳諸人何以舉之舉之曰試可乃已下以為憂堯又何不先面試其可否乃遂行之使往按此問意見堯憂之急四岳同心其不暇少緩故如此。此

第二支起皆問堯使鯀禹平水土之急以寫出聖人憂民之心主堯身上說

鳴龜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聽平聲

鳴龜即今築堤者有石龜石鼈之名是也所以捍水之衝以護堤者長堤聯之有如鳴龜之曳尾相銜也但此可捍小水非可以治洪水鯀何聽此謀耶又言鯀順人謀而過聽至望成功之心則一帝何不原情少貸竟殛之耶此見堯之用刑不私一人所以為生民也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施叶音沙化平聲

山海經小註開筮自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也按是黃龍能三足鼈也龍能皆能字之訛言既殛而三年不腐化是何故若亦不瞑其功之不成而受殛者禹腹鯀是倒裝句法謂禹乃鯀所懷抱變化謂變堤障之法為疏導也言子應不改父禹何以銳意變改之若亦深痛父功之不成而受殛故勞心憂思而能變化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纂集也緒繇之端也此下承變化句申問前緒考功指鯀皆特字法善必歸父之辭言禹纂承父之肇端遂成其考未竟之功

困應續爰之初謀而繼業何為改其初謀竟不同耶意謂禹深痛其父勞心焦思窮極水性識洪水之勢非障堤可遏而變化為疏鑿也下文之問皆明此意

洪泉極深何以竇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泉疑作淵唐本避諱而改之也竇與墳同

墳叶音賢

言洪水極深豈鵠龜可以填之鯀何計之拙耶禹貢九州則地方為九等成賦禹豈用人力墳之使高墳乎禹何變化之巧耶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歷叶音勒

有傳說者謂應龍佐禹畫地流泉以神其說則問應龍何獨為禹畫耶果謂有之則禹藉應龍之力而可矣禹於九州之河海何必隨山刊木一身歷之耶問意總見好事之說無憑皆禹之實力以行其變化所以幹父蠱而副君之任也順便插一應龍之神怪以帶起後問之多少神怪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康回憑怒陸何故以東南傾

陸古地字

此承上節問意言鯀何所見極障隄之經營而工不成禹何所見順水疏鑿行其所無事而功遂成此何以故正見禹識水性

之純下見地之東南傾故疏導其流而功自成何待應龍之佐畫若信應龍之說又不若信上古言共王氏名康回者與顛項爭帝怒以頭觸不周山天柱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地陷東南已若早為佐禹之地矣然地傾東南乃自然形勢豈有康回一觸能使地傾之理故作諷諧之問以譏應龍之說謬也

九州安錯川谷何濬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錯音措七故反濬去聲

此極贊禹功之成由於聖哲通乎天地之故庸人惟不知其故妄測聖人而為神異之說若充其類至有理之不可詰者益收結上文以啟下文所問也言禹功既成九州安錯之後為川為谷洪水何皆濬下東注於海東流不溢汎濫庸人孰有知其故之所以然者乎不能知之何得以妄說誣之禹豈賴應龍而微幸成功者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隳其衍幾何

隳音受

脩長也隳狹而長也衍餘也山海經有禹曰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此禹跡所經故有禹曰字以別出禹之言也其他則否此問意亦結上文禹跡之實其幅員方廣如此耳言東西南北其修其衍數幾何乎意謂可得而治之土可得而撫之民聖人已疆界之如此此外非聖人所務也正以反敲下文之問林註引博物河圖括地象三億三萬云之數恐

非問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

北辟啟何氣通焉

縣音啟尻音羔在叶音紫增層通辟闕同

林註引水經脚道云崑崙之山三級下曰樊桐一曰板松二曰玄圃一名閻風上曰層城一名天庭是為大帝之居其高萬一千里又曰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曰崑崙又曰鐘山西六百里有崑崙周穆王崑崙瑤池去周之纏澗特萬有一千一百里西王母告穆天子云去咸陽乃三十六萬里又釋氏西域志阿耨達山上有大淵水宮殿樓觀其大即崑崙山穆天子所至即阿耨達宮也西有新頭河為天竺諸國愚讀竹書紀年即晉之乘也書舜九年西王母來朝又書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實於昭宮據此崑崙一西域之國王母其女主耳自周穆之後異端降起方士售奸謬作穆天子傳以神仙妄欺人主神仙之說自此始也後來拾遺記又有王母會燕昭王事其誣妄不勝詰矣卒流毒於秦皇漢武猶未寤也考楚懷高堂作軒雲之館楚襄王遊秦皇漢武賦可徵靈均此問意在闢謬妄則諸怪誕得引書以實之固可即不知而鑿之亦無不可謂靈均本意是闢之也此下至鳥焉解羽聖人之所不考不極而時君方務考極與聖人之用必正

相反者尻脊骨盡處為尻骨借字法猶言山背後是何處也其高幾里果如所言而不爽耶隨又駁問之曰說有四方之門必要見而後知則是誰人曾從此門到過耶又說戶牖獨闕四北一面則不周之風正是厲氣何取乎此氣而獨通之耶此皆無微之說也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煖何所夏寒

山海經西北海之外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視乘其暝乃瞻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東南海之外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帝俊之妻方曰浴於甘淵生十日大暈極北洞野之山上有赤樹青赤華名曰若木郭璞註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下照地淮南子南方有不死之草其方有不釋之水此問以外微少陰陽和會之境以言艷稱崑崙之說也言艷稱縣圃增城巖然仙境然外微中何以有不可堪者乎日何故不照而待照於燭龍幾無晝矣日方勝而光照若草幾無夜矣寒暑者歲功所成也何所冬煖幾無寒矣何所夏寒幾無暑矣若外荒果有此境則外微均非陰陽和會之境可推也何獨艷縣圃增城耶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言叶

山海經崑崙有開明獸身大類虎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之上有五色玉樹蔭五百里石色如玉即文玉樹也小戴禮狸能言愚按鸚鵡能言余見人教之非其本質狸想亦如此故以馬有貫下為問決其無此也且如樹林獸同於人靈役於蠹如謂是姑闕之問有玉等於石且如樹林獸同於人靈役於蠹如斯等說皆為有之舉否此直爾崑崙文玉玕琪之說也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儵倏同 在音紫

雄虺山海經本辭和魂篇南方之害雄虺九首儵忽集註訓來去如電山海經交勝國東有不死之民長伏見國語禹戮防風氏河圖云龍伯國人長三丈五尺何守問守何土也韓子謂左氏浮誇正指此類此問意亦謂其焉有也如有此異物異人便是聖人不必臆理之處亦何足言

靡萍九衢泉華安居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靡萍九衢無攷林註引山海經亦不合集註姑從字訓意甚直九衢九交之路也言萍草生於水中寧蔓衍於九交之道霖得按解下句曰若有此水草陸蔓之境是亦洪水之區也則泉麻潘溢於何所乎山海經南海內有巴蛇吞象吞塵數條蛇身長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紫 在音

山海經流沙之東黑水之間有山名不死之山三危之山二青鳥居之注為西王母取食者玄趾亦山名林註引淮南子黑河之藻可以千歲三危之露可以輕舉此合問意愚按崑崙全段之問皆蓄此節之意而發先詳問縣圖不言其意便拋過且旁問外徵之不堪所以例縣圖之謬也此節明露本意反不提縣圖而問其在旁之山水此其隱藏之法加中闕多為隔斷遂使數千年來莫得尋其旨矣問言世稱黑水三危多有延年不死之藥者果安在哉夫非近縣圖之諸山水歟如果延年不死便應壽無底止人皆得而見之却又從何所止人皆不一見之耶諺云都說神仙上天去不見天上走下來此問注脚

鯨魚何所近堆焉處昇焉蹕日鳥焉解羽

山海經西海中近列姑射山有鯨魚人面人手魚身北號山有鳥狀如雞白首鼠足各隨雀食人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焦其禾穀使羿射之中其九日中鳥死墜其羽蹕追逐而射之也焉之云者決其無此也所以例延年不死之決無也為人君者苟知其謬何不以堯禹之用心者若心而乃以堯禹之所不務者是務乎

右第二支言闢地憂勤之聖人爲下民昏墊之故竭力經營以治水其憂勤又如此亦無所考無所傳務在得人窮極形勢水性平土以安天下其任勞極極皆此憂勤之心所由急也至如侈談外域蕩志仙跡既聖人所不務務之亦賦乎聖道而已。崑崙一段與前夜光一段同。一章法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兪山女而通之于台桑。功叶音光

兪音

此第三支起問中俱以天命及側意作骨前段言治水以堯爲君爲主此言力獻功乃正言禹之事而承上段之字法也降省句言禹跡親行九州也正是力獻功之處禹娶兪山女爲繼嗣之大也以治水功急僅留辛壬癸甲四日苦未明夫婦故言通也台桑地名問禹治水之時方以獻功爲急親歷九州應不違娶婦既娶婦又不似婚姻燕婉稍爲留戀此何故也下節再問以解之問兪山女引起全支爲感婦者焉照謂夫婦大倫斷不可廢而敬事勤民不爲色荒禹可法也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胡爲嗜不同味而快鼂飽。飽叶音備

閔憂也又代爲禹解而問曰禹之急娶者或閔憂嗣續之大故急求妃匹合以圖厥身之繼乎然則爲新婚而稍留亦可也何

爲僅留四日遂行一如趨事之急者食不求味止快朝食之一飽而日中再食皆所不暇無乃非人情乎問意以禹娶兪山女爲主見妃匹原閔嗣續之大雖聖人憂勤天下之事極急而夫婦亦所同急然必不以燕昵之私而遂緩所憂勤之事也且照下文妹喜妲妃褒姒凡以爲醜袖而發也簡狄璜臺舜娶不告皆一意互證發明此言禹不惑婦執惡其娶兪山女者意蓄言下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蠶何啟惟憂而能拘是達。蠶一作孽

離遭也蠶蠹害也言禹禪益人歸啟有扈氏獨不服是遭倉卒不虞之蠹害也言啟當以兩難爲憂何能不拘禪讓之常而卒達權爲繼世也此第三支意注皇天集命實無成命離蠶之害惟啟之賢

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降叶音洪正字通鞠鞠同俗作

鞠俱訓秋花無別義本註訓窮未知所據。愚按鞠鞠之訛鞠再說耳射弓弩發於身中於遠之謂又射之爲言釋也釋已之志內志正外體直也鞠當作鞠訊窮其情也此轉借字法言天下朝覲訟獄皆歸固由啟之賢能射鞠以遠中情故逢有扈之孽亦終無害於其身然益受禹禪當作革命之人何禹乃如播種種子一般子竟結實收成耶問意謂禹功大而啟又賢皇天集命於

夏而遂不改也設非
啟賢天命集益矣

啟棘賓商九辨九歌何勤子屠豕而死分竟陸

歌叶音基地
叶平聲音提

棘急通賓寅實敬也商裁度也九辨猶九叙見大禹謨水火金
木土穀凡六正德利用厚生此三謂九功九功惟叙九叙惟
歌修和九功所以叙而辨也勤之勤以九歌俾勿壞是以作樂歌
也勤子謂敬承父道也屠豕淮南子云禹治水時自化為熊
以通輟轅之道論山女見而斷遂化為石時方孕啟禹曰還我
子於是石破此方而生子其石在嵩山竟地石乃地之剛土謂
竟生於地也言啟急於敬承繼禹之道而商度生民九功之
政而九辨九歌之是故回禹之勤子是以係天下之歸而天命
不去者何說者謂其昏母死於分婉竟是地之石乎。又集
註棘當作夢商疑當作天以家交相似而誤謂啟夢上於天
而得帝樂以歸九辨九歌啟所作樂愚按山海經赤水之南流
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
九辨與九歌以下夏后開即啟避漢景帝諱云郭璞註言獻美
女於天帝而竊天帝之樂以下用之也愚嫌其怪誕不可訓即
屈子之學頗正
意亦必不取此

帝降夷羿葦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珧利决封豨是

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
而交吞揆之

愚按此十二句應是錯簡今移置於後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阻遏也窮西征羽山在東荒永不得西還中上也巫天醫也熊
註見前此問以上文屠母之說因類及以見神怪之說多不足
信意注下節鮫疾脩盈謂民情所不與
必無天命之別祐神巫又從而活之也

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鮫疾脩盈

秬黍黑黍莆藿水草言禹治平水土民皆得播種向生水草之
土可營種以遂生矣此由何人之功德而得并投播種如此鮫
之子所致也宜亦可以蓋愆免鮫之惡疾矣乃究竟鮫疾長久
貫盈孝子慈孫不能為改者何耶即此可知民心所不與則知
天命所不佑而巫活之之事為謬言矣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藏天式縱橫陽離爰死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茀音弗

列仙傳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喬子喬化為白蜺而嬰蕪持藥與之文子驚怪引戈擊蜺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喬之尸也須臾化為大鳥飛鳴而去林註蜺雲之有色似龍者嬰榮統也蕪雲之透迤似蛇者言變化之說其不可窮詰令人難信者固不獨啟母化石鮫化黃熊矣類而言之王子喬何取乎化白蜺而嬰蕪於文子之堂又安得夫有良藥與人者也反不能自固其身善於自保而為文子擊死乎或為之解曰子喬通乎天之化而顯此可縱可橫之法式因是以離其陽神爰死以脫去陰魄遂化為大鳥然則無所不平大鳥可以不鳴矣而又何為飛鳴若有不平者然豈不以於此焉喪其本體之故乎是則神仙之說亦不可窮詰而難信况於啟母化石鮫化黃熊謂可信乎

游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脅鹿何以膺之鼈戴山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游音瓶號音豪撰離鬼反脅

游號句未得考舊註游翳雨師各見山海經然未言號起雨事姑從之恐未確又云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亦未得考按數說怪誕之尤甚者問意正舉其極誕以見誕說之無所不至以詭前啟母鮫化之皆誕也言誕說之難稽豈僅人化石化熊化鳥而已哉今言雨天氣降地氣升陰陽氣蒸而為雨者理

也乃有言游號而起雨者此何為而與之也天地生物莫不膺受一定之形乃言鹿者有言天撰二體脅而為一之鹿此從何本而膺受此形耶鼈一物也如舟之能浮能載或有之至山則聳峙于陸陸非可遷移之物何以有言鼈帶負蓬萊之山而抃舞者鼈何力而能安山于背耶且山在陵鼈非如舟任人遷物而使載之鼈何以釋舟陵行而遷蓬萊於背而抃舞耶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帝天帝也革改革也孽災孽也既改革夏命而仍為夏民之災孽也傳曰河伯化為白龍遊于水旁弄見射之眇其左目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此極言天命靡常轉移之速言天命之可畏也不以禹啟之賢少寬貸其後人啟子太康滅德禽荒帝遂降有窮夷羿因民不忿距于河竟革夏命要其無終則亦作孽于夏民耳然乃羿負帝降不克有終帝則已降命之矣使其修德必有夏民矣胡為乎仍有禽荒射及河伯更肆色荒妻彼雒嬪此其所以孽夏民而負帝降也

馮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馮音憑珧音遙豨音豨豈反

馮挾也珧弓名决着右大指以勾弦者俗名指機封豨大豕也若順也言祈天永命惟昭明德乃所以薦馨香則后帝無不順

矣昇乃持射獵獸享帝帝豈享蒸肉之膏而順之乎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羿臣寒泥娶于純狐之女眩惑愛之是本無德亦無與泥同謀吞羿者不過與一眩妻姑謀之耳何以羿有貫革之善射遂為泥夫婦交吞適中其揆度耶豈非羿之自亡也哉

惟澆在石何求於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歧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嫂叶音嫂給叶音底

澆寒泥之子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夏少康因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顛倒也墜也此女歧澆嫂之名言女歧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雀籠中同止宿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而斷其首是女歧顛倒以其首代易澆之首矣何澆親身終逢危殆卒不免乎此知澆以荒淫天罰所不宥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覆舟斟鄩何道取之

朱註云湯字康之誤以音近而訛謂少康也按史編羿距太康立仲康在位十三歲崩子相立為羿所逐居商仰依同姓諸侯

斟鄩氏羿代夏用寒泥相換羿於敗將歸家來後而烹之寒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澆長泥使澆滅斟鄩氏殺夏王相上后為婦逃出自竇歸於有仍之國而生少康長為牧止豷更之奔有虞為庖正虞君思妻以三姚邑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地方十里衆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夏書臣靡自有鬲氏收灌鄩二國之燼舉兵滅澆壬午元歲少康使其臣女艾滅澆於過使其子季杼滅豷于戈歸故都即位夏道復興。愚按易字亦一字音訛也言少康以逃道之遺而乃能兆謀中與於一旅此何以厚此一旅之民而民為所有乎斟鄩為澆所滅若覆舟之空矣乃舊臣靡取其餘燼以舉兵相助此用何道以收之乎此天命人心豈偶然哉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喜何肆湯何殛焉

桀索尋事故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瓊宮瑤臺彈百姬之財肉山脯林酒池糟隄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閔龍逢進諫桀殺之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伊尹佐湯伐桀言羿澆皆以色荒自取滅亡鑑不遠矣乃夏桀索伐蒙山心必冀有得也乃得妹喜適為亡國之妖則何所得乎不如勿伐之為愈矣但妹喜止一女于有何放肆凡諸無道皆桀實為之湯豈惡妹喜而殛之乎此追本窮源責桀之惑婦色荒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鰥叶音矜

如以為湯以妹喜而放桀則夫婦固人倫之大不獨夏之先王禹亦莫不以娶婦為急至萬不可為而行權以娶者有之矣如舜閔未有室家將為無後之不孝若待父命則何可以鰥故堯亦不告舜之父竟釐降二女而與舜親則夫婦人之大倫湯豈責桀之有妹喜耶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瓊臺十成誰所極焉。

一或為十里十成則百里也謂桀之瓊宮瑤臺苑囿方廣百里也此問乃申明妹喜何肆意言觀舜妻二女之事夫婦原闕大倫而或肆或不肆者在乎一念之萌以謹其初之為敬為肆耳能謹其初則又何所用其逆意謂此婦且將傾城亡國耶惟不謹其初則其流必極有致其然者桀寵妹喜厥肆至於瓊臺十成是誰所使致此極哉妹喜何足誅。方瑤玉曰瓊臺切妹喜講確當

登立為帝。執道尚之。女媧有體。執制匠之。

女媧氏與大昊伏羲氏同母生而神靈佐大昊正婚姻以重夫

立極是為女皇生體貌醜至云牛首蛇身煉石補天斷鱉立極皆誕說也此問亦申明妹喜何肆意言如以夏亡罪歸妹喜不幾天下不可有婦人乎豈知婦人固有賢者弟以德不以貌耳言有女媧氏人且登立之以為帝此何道也而尊尚之乎且女媧之體貌甚醜又孰為制作匠氏而雌斷女媧之醜形乎豈非人之秉德原不在貌無貌則無色荒而德自昭桀自色荒以取亡於妹喜何誅焉特問女媧者以正婚姻桀寵妹喜便是夫婦不正意在言外

舜服厥弟終然為善。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此以舜之不危敗証桀之自取危敗也言舜有肆弟日以殺舜為事舜服習之不加猜嫌宜終為所害矣何以象之肆同犬豕而舜身不危敗乎舜以肆弟不能害舜桀一肆弟何致害桀如此則知桀之亡桀自致也

吳獲迄古南獄是止。執期去斯得兩男子。

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此以太伯虞仲之得吳證桀之亡國言吳地之先本斷髮文身不知聖教之夷也直至古公之時太伯虞仲陰讓其國托名採藥至荆蠻南獄止而不歸是夫斯本國而失國者孰期去斯而吳人得此兩人以為此真男子也遂奉以為君又有國焉此何故哉觀此可知蠻夷苟得賢者猶樂奉以為君何況中華豈忍無故棄其君而加之放殛耶是可以知

樂之取
亡矣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緣鵠飾玉皆享帝之儀緣鵠未得考據集註謬林註言治象謂之鵠引禮記云君子北德於玉因治象而表其德以薦馨於帝此註是言夏之先王緣飾享帝實不滅德而帝享之所以綿國至桀之享帝承謀於先王非猶是緣飾也哉何后帝忽不享而終以滅喪耶蓋桀之滅德天不可以緣飾欺與下文樸牛對照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此言天無一定之依罰但驗黎民之向背為去留也言惟桀之滅德天乃臨時降觀有德者命之為生民主又鑒湯心不忍伐桀下逢伊摯以俾之使挑伐桀皆天意也若非天意則伐桀為逆施之事鳴條致罰宜黎服所不說何反大說乎意直注後文悟過更改

簡狄在臺魯何宜玄鳥致詒女何喜

喜叶平聲

商頌言玄鳥之祥若天之於商早有成命者而實非也以情事言之簡狄侍魯在臺四妃之一非有異於他妃而魯獨宜之也

禱於高禖玄鳥詒卵事亦偶然簡狄何足喜焉而遂以為天有成命矣乎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有扈牧夫牛羊

朱晦庵云該字恐是啟字形相近似也季少也弊疲弊於戰也啟少年能秉德早為父之所許及有天下宜更無不服者胡為終疲弊用兵於有扈而待廢其人為牧豎而乃得安位乎此以啟定天下之難若天未嘗佑之民心有未孚耳以見天無成命證湯定天下之易亦非天有成命民心向耳憶見桀實為湯啟民民心定而天命乃定也言極警策如此者意望悟過更改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脅曼膚何以肥之

啟祀甲申元歲即位乃即鈞葦以享諸侯時有扈氏無道威侮五行意棄三正啟召六卿以征之大戰於甘滅之又紀啟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大戰於甘不勝六師請伐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鐘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愚按二紀不同然啟之賢親承舞干羽格有苗事則後說乃必有之實錄第期月而有扈服乃勞師再舉有扈之民不復為其君用命故得勝之以誅其君耳此言啟於有扈亦同用干羽之舞與其和協思何以懷之矣亦且罷兵休息奠養其民使之脅肥膚潤思何以肥之矣而有扈終

不格心乃不得已而勞師也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

此極言有扈雖死而心不服也言有扈之君後廢為牧豎者擊之之時於何處逢之力窮而自匿攻之於來又先走究竟其命何從得保此見不修德而搆強者徒自賊也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

牛叶魚奇反音移來叶力之反音釐

此言啓效天求民之急也言啟以少年即秉常德者也宜天與人歸之易矣奈何定命偏難啟心於是乎急矣其效天也不能待畜郊牛而用常牧之朴牛此焉得用而用之乎其求民以建諸侯也不待來朝而後班爵祿乃先使往就其國營度之而先班祿不但諸侯之來者即鈞臺以享之也然而有扈既平班祿乃完朴牛之郊帝亦享之初不緣謁歸玉而後享也合上四節言啟定天下之難若天命之未佑然啟為繼世之君能秉季德又天命所不廢言外觀啟便可知桀桀若有德天必不廢湯縱有德亦如益之不有天下無如桀無德民服湯則桀實棄民而干天罰慨然矣

昏微遵迹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

此再申玄鳥發祥之說不足信以見桀之棄民棄天非天有成命歸湯也言玄鳥詒卵之事跡極昏闇微茫不足憑信即問簡狄亦心不自安豈信有此益鳥多萃於叢棘而生子至常之事偶得一鳥之詒卵何足肆動我姪娠之情因之而懷孕乎故以為玄鳥生商之說非也

眩弟亟淫危害厥兄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前言天無成命者謂天付有所廢而後有所興與廢係乎民心也此引象稔惡而偶不亡除非如象不得有為於其國無怨惡於民而後可總翻覆以明桀之亡在失其民也眩昏曠也弟謂象並潘諸惡竝為也言昏德之象諸惡備作乃至以殺舜為事危害其兄其變化作詐如此極惡天宜速亡之者何反得封有庠而後嗣長保乎不得害其民故也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子

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辜尤不勝心伐帝夫誰

使挑之得叶音的惡去聲婦叶音美

此見天命之集商全在以伊尹相湯上見以伊尹相湯天意全為放桀是天命先棄桀而後集湯以見天無成命也極至也世

紀湯求伊摯於有莘之野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於有莘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呂氏春秋云有仇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後居伊水命曰伊尹至今陳留有空桑氏之墟空桑乃枯桑愚按事莫須有不足怪誕得嬰兒於空桑人之棄子耳必曰丹化空桑則誕矣勝於有莘之婦丈夫不得志何境不處第相湯當以三聘為正或湯不勝尹歸耕莘野而幣聘之亦未可知也故問循世說言成湯東至有莘之野何欲得一小臣伊尹隨得之求妃之吉乎又傳伊尹得自水濱空桑中之小子夫何生身之輕賤為人所賤至勝有莘之婦乎天之生我若初不為意者及輒轉歸湯其跡之奇又若天實為之何以見之湯見囚於夏臺之重泉水牢中湯使人哭龍逢耳此有何辜尤而受策之非刑及得出也終不忿心伐帝使湯不聲伐是天亦無出討桀而亡之乃以有伊尹為之相挑湯以伐之尹亦何惡於桀而必挑湯伐之誰使然耶豈非天實懲桀也哉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

鼂同

此以周武之八百來同證湯之黎服大說見亡國之君皆以失其民而自亡桀紂同一轍也武王觀政於尚兵止孟津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蒼鳥鷹也群飛多也此時帥勇猛衆多也言但觀周武之事便可類証商湯之事湯武皆順人而應天者也如孟津觀政八百諸侯會朝爭推武為王武固未先期也何如踐武之期者惟恐後耶且武此來觀政非果於伐紂無

所用諸侯之將而萃之也而諸侯皆以將帥來如蒼鳥之群飛願急為搏擊者此孰使萃之耶紂也

列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定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此以叔旦不嘉反照尹之挑湯即以叔旦之大誥多士多方之言相互証言周武王率天下諸侯擊紂至城斬紂躬周公亦嫌過刻不以為嘉矣然何以親身揆度發論定周之新命者如多上多方援引天命之於桀於湯皆若有理之必然不勝其咨嗟抑且之意亦謂天亡桀而授殷以天下其居位者亦盍思必何以設施而後能永保耶何乃天既成殷而殷之承天者乃皆與天成之理相及此乃取亡之道也其罪欲委於何人哉

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行音

此即武之事以類湯德見桀紂之亡罪皆由己非湯武所能為也言以革命而論將謂湯實滅夏武實亡商罪且及湯武矣豈知有非湯武所為者即武而知湯焉如武有令行天下之諸侯使各遣攻伐之器以擊紂天下不應武亦無如何也乃不待武之行之而爭赴焉此何以行之者耶如武徵發天下之將士使齊驅以擊紂之翼天下不與武亦無如何也乃不待武之將之

而並集焉此何以將之者耶夫行之將之者紂也又誰咎哉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穆王巧梅夫何周流環

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衎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此舉桀紂以後周代之昏王凡有失德莫不自取危亡與前文之舉羿浼一例總叙以逗起下文結出天命也紀昭王巡狩反濟漢漢濱人以膠膠船至中流膠液王及祭公皆溺死穆王得八駿馬欲周流天下王西征崑崙邱見西王母徐夷率九夷伐宗周微子乃命造父御而歸命楚伐徐夷周厲王時發夏藏之龍漈漈流於庭化為玄黿入王府府之童妾遺之笄而孕當宣王時生女不夫而育棄之時童謡曰檠弧箕服實亡周國有鬻是器者王使執之逃於道見棄女叔之逃於褒姒姒有微而人白廢之姒不好笑王舉烽火誘諸侯求援竟無寇褒姒大笑王欲殺太子宜臼求於申侯召西夷戎伐王王舉烽火徵兵諸侯疑誘而不至大戎殺王虜褒姒西周遂亡言王者居此天位一舉一動豈易哉凡有非舉莫不危亡如周昭名巡狩而無政適成其荒遊遠至南土夫亦何利於此遊抑亦侈心所使冀得先王南方所貢之白雉耳乃至見欺為膠舟溺死其子穆十不戒巧於貪梅而得八駿夫亦何故欲周流天下而需此物

彼其車轍馬跡周環天下者有何索求不得而為此乎卒以啟

徐夷之亂幾危社稷至於周幽有妖夫曳屨驅弧箕服衝鬻此物

使周幽於人無所求誅則褒姒焉得入宮乎可見人事如此而

後天意隨之今自羿浼桀紂以至昭穆幽類而觀之焉有無道而天不亡之者哉皆自取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齊桓九合卒然身殺佑叶于忌反殺音弒

此結出天命之福善禍淫原無常定其轉移如轉身之速而舉齊桓以一身當天之佑當天之罰以証之也言天命靡常轉移在反側間何嘗先定有所必罰有所必佑哉只看齊桓一人其先任賢圖治天則佑之九合諸侯天下奉為霸主及其任用非人惑於內寵天則罰之身死不殮尸虫出於戶外與身殺肆尸者無異皆齊桓所自致者天從而罰之佑之也而謂天有一定之成命乎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沉之

雷開何順而賜封之何聖人之一德卒以異方梅伯受醢箕子詳

狂封叶音敬詳狂同伴狂

此以紂之事宜于天罰以例其餘也紂加王躬字尊貴之見天
所本佑者也亂惑天則不得罰矣惡輔弼服諛誦是亂惑之
大者抑比于惡輔弼之實封雷開服諛誦之實所以與湯之於
伊尹咸有一德異趨相反梅伯箕子再補二人不止一比于正
見罄竹不能書也言即紂一人言之彼躬為王者豈得謂非天
命所佑然孰使之亂惑天得終佑之乎人君所仗者輔弼也何
可惡乎當遠者諛誦也可近服乎比于輔弼也有何逆理而抑
沉之不受其諫且剖其心乎雷開諛誦也有何順理而賜封之
錫之金玉授以夏田乎湯之於伊尹咸有一德何不法聖人之
一德而反惡輔弼與湯異方乎沉抑比于一之為甚矣乃終不
改過悔伯受醢至箕子且佯狂人心大去天能終佑而不罰之
乎紂于天罰如此則桀之殺閔龍逢親趙梁其于天罰同一轍
也此與楚懷頃衰疏
屈原信上官緊照

稷維元子帝何竺之投之水上鳥何燠之

竺篤

此連下七節見周家世德久為天命當佑然殷紂若無惑婦則
武守臣節天命猶不歸周文勢側注于天罰邊是此支之主意
元子猶言厥初生民竺篤厚也。此節照厥初生民之詩而作
疑辭設問與簡狄玄鳥同意言姜源生稷乃初生之元子人情
所不肯棄乃以履武之疑而遭棄帝何曾足篤厚之耶乃棄之
寒水之上矣鳥又何為來燠之使得不死如此時之天命竟不

知其所以然以此遂謂其後人
當有天下而然亦未可遽信也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雖搜勅稼功大其後之有天下固宜然天所以命之者何又反
多危道殷王嘉季歷之功賜之彤弓旌矢九命為伯天何為使
之馮弓挾矢以殊能將之耶夫功高不賞殊能震主非逢長之
道天乃使之驚帝切激何在為逢長之耶然季歷處之以盛德
滿而不溢又
天之所佑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惟其德盛而逢長也是以至伯昌而日盛遂能號召衰殷之叛
國秉鞭作牧使服事殷此可謂至德天宜遂命之有殷國矣
然紂惡未盈天命不遽絕也又何常命伯昌遂徹岐社命有殷
國乎由此觀之天於此時尚未佑周以必有天下則又何嘗罰
殷必滅亡乎使紂能悔悟改過則
天命猶未可知也亦何罰何佑哉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

此二句承上文緊束何罰何佑之意言天若有必佑於周則稷
之後季歷之前太王猶為狄人所侵播遷奔走之不暇豈望與

周而有天下設太王無德於民則遷蓋藏之重負囊橐以就岐
何能使民依之則此時之事已去矣何天命之佑乎天所終罰
於殷者由殷有感婦所以諸事亂或惡輔弼服諛語不能悔悟
改過以至於亡何所責于他人哉。愚按此上四節必如此而
後文章順叙血脉貫通若前三節依舊註順解則遷藏就岐句
真倒置得無理如此解則此句確好在此更移向前不得
受賜茲醢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

此承殷有感婦而惡輔弼天乃定命罰殷也言紂惟惑婦而醢
伯以醢賜諸侯聲梅伯之罪西伯受醢亦以醢祭告上天如
紂所聲梅伯之罰如使梅伯親就上帝之罰而無怨者何
上帝竟不謂然而降罰於殷不可救乎是天不可欺也

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
此言郊謂天以呂望與周也與帝乃鑒觀下逢伊摯相應言呂
望在屠肆中至微日賤文何自而識之一屠牛鼓刀之人有何
德能可喜而文喜之
此其遇合殆有天也

武發殺殷何所悒載尸集戰何所急
此言武王伐紂皆若或使之也言武王本紂臣又非利紂之天下
者必以臣伐君有何憂悒而伐之且武王服新喪伐殷可緩乃載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此以申生之恭世子得請於天以罰夷吾之無禮明湯武之得
奉天以討無道皆天理也雉經言自縊何故猶言何辜冤氣感
天冤抑死地曰感天抑地奉天報應不復畏人故言夫誰畏懼
伯林無考舊註謂晉太子申生或字也言臣子冤死於無故生
制於名分無可伸雪至冤氣感天抑地天却不容其中奉行天
討更無名分可畏知此則知湯武亦奉行天討故若或使之不
得守臣節也

右第三支歷陳三代興亡而意注亡國一邊為戒以天無成
命開悔悟改過自新之路以為祈天永命之道皆所以警策
其君莫悟過改更也三代不平叙者本篇大局既分三支若
本支又分三段便不成片段矣故合三為一就大局也以夏
代為主商周即舉以互証故極文之顛倒錯綜花團錦簇總
以天無成命在人自取一意駕馭到底起手便提命山女中
以堯不姚告一証便是要感婦者對看正所以輕放妹喜諸
婦而專責惑婦者夫惑婦而能不惡輔弼服諛語則婦有何
害然而惡輔弼服諛語莫不由惑婦起故以殷有感婦一句
斷定以明自取滅亡之第一戒也一線血脉元氣渾成極顯
倒錯綜之奇以行其起伏照應之正果通其意而讀之其文

心變化前後如江北江南雲峯遙對又如三江五湖朝宗歸海真文章獨步非直辭賦祖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此總結出天人相與之際有一定之天理人當知所戒以祈天永命也惟思也受禮受尊禮為君也言歷觀前古之興者皆皇天集命而與之以天下者也及其亡也無不廢焉則凡居其位者可不思惟何者為取亡之事而謹戒之乎如不戒則方受天下之尊祀天又使他人至此位而代之矣

初湯臣摯後茲承軸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此發明惟何戒之旨以輔弼不可惡為第一義也桀之亡由惡輔弼湯之興以得輔弼只就伊尹一人身上看出其機最速其理易見言今人止言湯之臣摯耳迺其初湯不敢自臣固使之就桀矣後此乃輔湯耳使桀知戒於其初而遂用摯則摯卒不官湯而湯亦不放桀而尊食商之宗緒矣乃卒使摯官於湯而尊食商之宗緒者何也桀失摯而亡湯得摯而興輔弼之臣不可惡如此

勳闔夢生少離散亡何壯武厲能流厥厥

嚴叶

此再以吳王闔閭得輔弼而霸國証惟何戒之之旨也勳闔七閩有勳功之稱諸樊之子壽夢之孫故曰夢生言闔閭為壽夢之嫡孫以王僚僭立而散亡在外不得立無所憑藉何以能壯其威武嚴厲流其威嚴之名遠播隣國耶得輔弼意在言下

彭鏗斟雉帝何享壽命永多大何長

此以壽人比壽國見祈天永命自有真非犧牲粢盛所祈也言世說彭鏗善斟酒薦雉以享帝帝亦何取鏗之斟雉而享之乎鏗年八百壽命永多大豈帝享其斟雉所致然則人盡能之事而壽未能如其永多也則何以壽長必自有道矣知此則知有國者欲永天命常思何以戒之矣

中央其啟后何怒蠶蟻微命力何固

此言興兵構怨非永命之道何智出蠶蟻之下也蠶蟻皆各有王巢居穴處如各為國不輕相殘害蠶關則兩結同死蟻關則窮追務滅故不輕闕中央共牧言諸侯分各國原初皆為中華共主共牧天子之民為一國之后者何得用私心相怒而兵連禍結乎即各國自私矣亦當知蠶蟻自惜微命其自保之力何等堅固不輕鬪爭乎今不務自固於內而輕逞怒於外蠶蟻之智不若可不戒哉

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此言幸致之一而未必邀也集註昔有女子采薇有所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其家遂昌熾乃天佑之言天佑善人致福有因一驚女采薇得鹿何足謂之天佑北至回水之上又別萃得何喜而遂為天佑耶理固無幸致之福也有之則別有集命之因非關得鹿也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噬音亮

此言非分之欲不可求也集註秦伯弟鍼秦伯有齒犬鍼請之不與以百車易之不聽因逐鍼奔晉言兄有噬犬非本分中所有弟何欲而貪之乃易之以百輛致兄惡其貪心之侈而逐之此求非分之繼也○二節隱貪商於之地六百里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

此喻見外患當急回頭念嚴親當思孝享以懷王客死父仇當報傲頃襄也言天道不測災禍頻仍人當猛省以求自全之道譬如薄暮行途而見天將雷電行而不止則逢雷電之憂矣若早求止歸又何憂乎人之邀福須反求其本如享帝者必先享親使置其親於度外而求享帝以邀福先違天理帝又何可求哉知此則惟有急早退歸於焉止息反求其本不忘吾親庶可

伏匿穴處爰何云荆勳作師夫何長

言今時之事伏匿不願出而嚴穴是處者是一輩人荆楚之朝所謂勳臣倚為師保者是一輩人言論是非廟堂籌畫迥不侔也君皆不察君試察之伏匿穴處者之言論云何果不異荆勳之是非乎荆勳作師者籌畫果長於伏匿之勝算乎吾見其所云之不同而寸長之莫效也

悟過更改我又何言

君果能察之則是非明而長才亦出矣君必悟昔之皆過而立圖更改矣一悟過改更將百度維新無待我言我又何多言

吳光爭國火余是勝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女

此舉楚前事以敵國外患警也吳光闔閭各爭國吳楚相攻也吳勝楚兵入郢鄧平王墓故云環穿自閭社丘陵時秦已取楚漢中地襲楚至鄧兵亡將虜懷王客死皆一籌不展于文楚賢令尹自毀其家以辱楚難時子蘭為令尹實悞楚國以其官同而尸位故以相形而譏之也言無如君終不察倚任子蘭如子文但恃楚大以為無畏莫余勝也盍鑒往昔吳光入郢直穿余閭社丘陵人有勝余之事乎今兵亡將虜地失君隕將復有吳

光環穿閭社印陵之懼所望有賢令尹如子文者為君輔弼國難庶紓何乃出今日如此之子文乎

吾告堵敖以不長何試上自子忠明彌章

堵敖舊註近訕上不可為訓疑是子蘭之小字以上句子文罪責令尹可見也敖乃楚人呼小字之方音莫敖見左傳此臣也若敖氏臣之氏也杜敖郊敖謂不成君而弑若敖者敖皆成君而終者楚世家條載何竟不考試上謂本無確識姑造言嘗試其上言吾所設問而繼以危言者正告當國之堵敖以國脉將不長耳有何造言嘗試君上自矜明哲為我忠名之益彰乎。愚按天問通篇只超結末皇天集命一段末段悟過更改乃一篇上意知悟過更改則知惟何戒之矣知所戒則不惑輔弼服謬誦矣惡輔弼服謬誦皆由惑婦欲去謬必遠色不惑婦矣故使桀紂能悟過更改則民心不失天命亦不去湯武雖聖天亦不能與之故中開倒挽啟逢有扈定命之難為証所以見湯武定命之易由桀紂不悟過更改也非天有成命於商周也蓋受禹禪天宜命益啟賢而益終不有天下故知桀紂若能悟過更改湯武亦必不能有天翻覆言之謂天無成命所以望其君之悟俗之改也意側桀紂一邇以明大戒意不在湯武之與也其前二支直從上古開天闢地之聖人說起則謂聖人之憂民如此以陳帝王之大法由法說到戒此立言之體當然也屈子原是一意行文何嘗有心叙事而疑其不叙次哉今科場對策

必認策題問意定是非以條對乃欲解天問不想其問意之旨歸亦為知其行文之次第乎

附說辯

一陰陽三合說闢女歧無合之謬 陰陽二氣也三合三才也陰陽會合冲和而三才之形便隨氣積雖天地人之開闢生其鬚其髮內自俱含如竹初筍為節為籜中無不具非待花開竹長而後生也天生地生人生物有則俱有何獨不然則有天地自然有萬物男女何待女歧無合而生九子為人種耶必曰女歧生則女歧又何從而生耶 一辯山海經曰女歧生則女歧又何從而生耶 周時橫議之處士所作乎作之何為意在崑崙縣圃王母神無也所以使人信而可也將使人無不信無不信而為其長生神也所以使人信而可也將使人無不信無不信而為其長傳之不知其書之謬不可盡信當奉孟子之於武成者也其最誣足以誣溺人心者莫如瑤池王母之說夫周穆西征崑崙非仙境也曰仙境曰佛境亦生仙生佛之境非仙佛能長生不死也年尼已圓寂王母獨長生乎故病其說之誕足以誣溺人心淮南子拾遺記又從山海濫觴之甚者其池不足言矣問中所舉當從而闢之又從而為之辭可乎

璜臺十成辯 雜騷稱瑤

狄無可疑也 然彼言瑤墓

階厥閣龍樓 不必實有其事

之實事不可不為之辯矣 堯為帝學子 猶是土階茅茨 帝學

之聖者施利物不私其身 修身而服天下 若居簡狄以百里

之璜臺於築紂何責乎 一後一約 聖狂之所 以分途不為辯

知大得藉口矣 予以璜臺十成 為指築之實事 見本紀

尤我其言為簡

几重金殿玉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成并為簡狄

